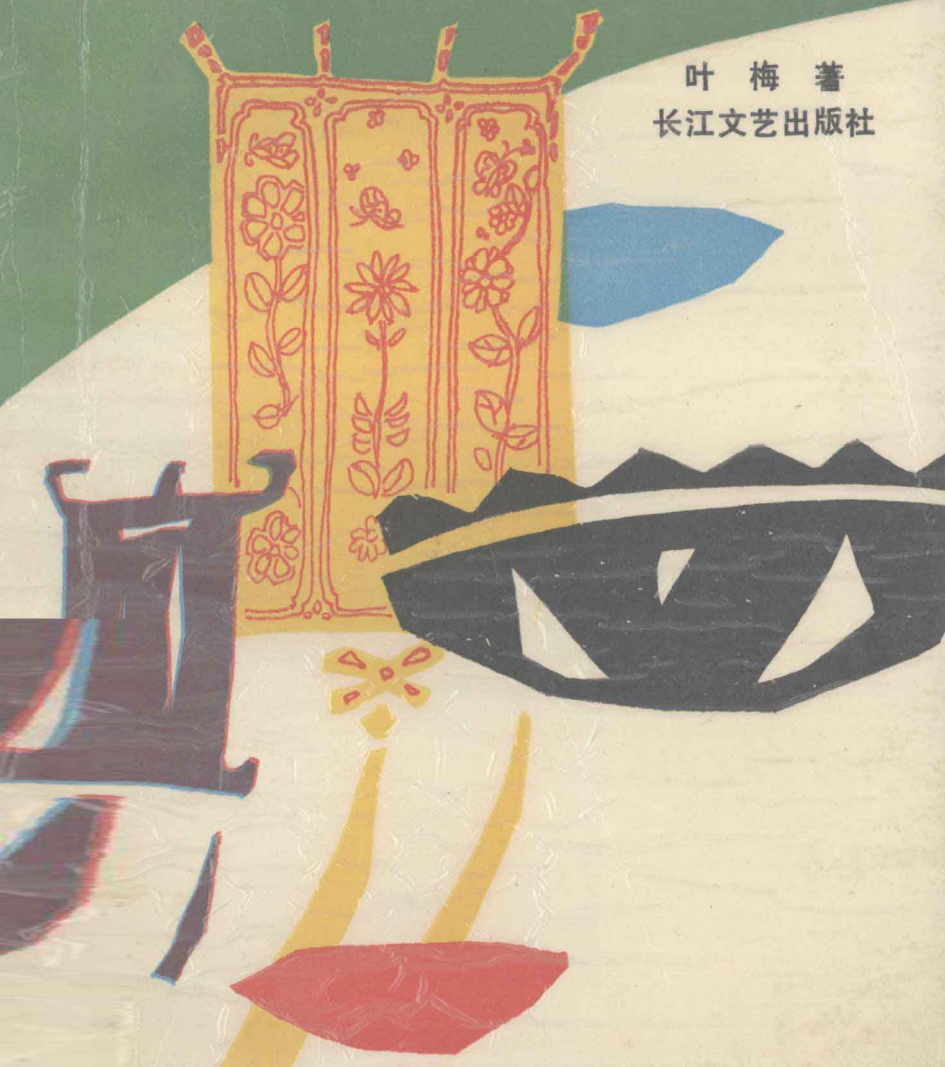


花灯 象她那双眼睛

叶梅 著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花灯 象她那双眼睛

叶 梅 著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花灯,象她那双眼睛

叶 梅 著

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·发行
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)
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

黄冈报社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6.5印张 2插页 136000字

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2000

ISBN 7—5354—0289—5

I·248 定 价: 3.70 元

序 言

鄢国培

我颇有兴味，一口气读完了叶梅同志这本小说集，也许因我也是山里长大的孩子，所以读起来格外感到亲切，为作者的艺术表现力所叹服，作者笔下人物的命运，竟牵动了我缕缕情思，遐想不已。

在“洛阳纸贵”的今天，出版社不惜亏本，出版了这本集子，无疑是为扶掖新秀，繁荣创作，做了一件有益的工作，我不禁为之欢欣。

叶梅是湖北省颇有影响的青年女作家。她自幼植根于鄂西山区，是从软苏苏的沃土里萌发成长的文学青年。她的处女作刚发表，便引起读者和文艺界的注目，近年来硕果累累，陆续发表过不少好的作品，在艺术上有她自己的探求。

她的小说，具有浓郁的乡土味，散发出一股清新的气息。她朴素无华的语言，流畅的叙述，细腻的描绘，精心的刻划，都透出一种不加矫饰的自然美，把读者引至断崖幽谷、清溪潺潺、山花烂漫，以及阴霾雷鸣、山洪飞瀑、穷山恶水的鄂西山寨，去体验那种不大为人知的山区生活。

叶梅当过知青，下放山区农村劳动，后来在文工团工作，

也长年“体验、改造”于山区农村。她常跋涉于穷山恶水、独宿孤眠于荒山破庙之中，饱尝艰辛，是属于受过压抑的一代，因此她的性格内向、敏感，对鄂西山区有着难以诉说的缠绵情爱，尤其对生活中的弱女子，见她们处于无可奈何的愚昧、痛苦中不能自拔，不禁心碎欲裂，因此而饱含对她们深深的同情。她的作品多以山区女子为主人公，可说对她们又爱又恨，强烈的爱憎象一团火，燃烧在字里行间。

对时代的忧患意识，始终是她作品的主旋律，这是一个作家可贵的品格。她对真善美的情歌歌颂；对假恶丑的无情鞭答，使作者的形象变得高大起来。

无庸讳言，她的小说还没达到完美的境界。仿佛有一种无形的思想网罗，使她的笔触缺乏野马奔腾，恣意驰骋的气势，而是显得拘谨小心。因此在作品思想内涵，表现生活本质和发掘人物内心世界上，就受到了一定局限，没有达到应有的深度。

人生的道路坎坷不平，艺术的道路也非坦途，只有通过不懈的努力，痛苦的探索，靠作家的毅力和勇气，在艺术实践中逐步自我完善，从而达到更高的、更完美的艺术境界，这是读者拭目以待，寄厚望于叶梅同志的。

1989年1月4日

目 录

序言.....	鄢国培
香 池.....	1
他和他的妻子.....	20
正月头一天.....	38
谢了的花.....	49
刘三老汉的女婿.....	63
父与子.....	77
老树逢春.....	91
“半边户”娘子.....	104
哑姑画像.....	117
花灯，象她那双眼睛.....	125
门前那条小路.....	141
过了河，还有山.....	153
废 墟.....	171
小都市跟前的草儿.....	191

香 池

“香池要出阁啦！”

“真造孽！说那地方隔这里有千把里呢。”

“听说是天地嘴做的媒！”

金色的晚霞映得龙泉河水闪闪发光，几个妇女蹲在一边洗衣服，边小声地议论着。其中一个忽然指着河边的小道说：“香池来了！快莫当她的面讲，她又会伤心的。”

远远地，走来一个背背篓的大辫子姑娘。她身材丰满，匀称，穿着眼下姑娘们已不时兴的大衣襟碎花棉袄和缀着补丁的蓝布裤子。微黑的圆脸上嵌着一对亮晶晶的大眼，那闪动的光泽叫人想起两眼纯净的井水；红润的嘴唇略略有些大，但与那双眼睛相配，倒正显出山区姑娘特有的健壮、纯朴的美。她便是方圆十里出名的标致姑娘香池。

她急匆匆地走着，俊俏的脸上布满了愁云。在离着妇女们还很远的河边，她停下了，倒出背篓里的衣裳，找了块石板捶打起来。冬天的水真凉呵！从指尖一直凉到了心底。可香池索性将身子俯向水面，将那冰凉的河水浇在脸上，想冰

一冰发烧的脸和心。河面上浮动被寒风卷下的树叶，香池的命运呵，也正象这顺水漂去的落叶，不能自主了。

六年前的盛夏，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从城里传到了龙泉河：“中央首长表态：我们这里出了一个大反革命组织，有好几万人都参加了……”

老实巴脚的龙泉河人，没顾得细想那里面的文章，正在赶星星追月亮地忙着抢收稻谷，却没想到一支杀气腾腾的“剿匪部队”突然开来了，一下子用机枪、步枪封住了龙泉河的大小路口。为首的姓罗的“司令”宣告：为了剿灭逃散的“反革命”，要在这里戒严三天，任何人都不准随意走动，包括下地。

种田人怎能眼睁睁地看着血汗换来的粮食沤烂在田里呢？生产队长香池爹跟在布置封锁线的罗司令身后，从前坪走到后湾，从山上回到山下，苦苦恳求允许社员下田，收到到口的粮食。可那位罗司令根本不屑与他搭腔，只是一个劲地将头甩得飞起来。一辈子没发过火的香池爹第一次发火了，他恨恨地指着罗司令的鼻子，抖动着已经讲得沙哑的声音说：

“你们……决不是共产党！”说着，他昂头敲响了召唤社员们上工的钟声，便提起镰刀向田里走去。刚到龙泉河边，一阵刺耳的枪声响了！他回过头惊愕地瞪着双眼，一时还未明白是怎么回事，便情不自禁地晃了两晃，“扑”地倒下了……当晚，罗司令“剿匪战绩”便从有线广播传到了龙泉河，其中就点了“被剿灭的反革命”香池爹的名字。

妈从此病倒了，两个年幼的弟弟只知哀哀哭泣。十五岁的香池悄悄地从老师的点名册上划去自己的名字，成了全家的主要劳动力。生活迫使香池早早地成熟了。一大堆问号时刻

在她心里翻腾着：得过那么多奖状，受过那么多表扬，又那么忠厚，那么勤劳的爹怎么会被说成了反革命？罗司令他们怎么会有那么大的权力？随便打死人怎么反倒成了英雄？现在怎么老是好人受气，二杆子①得势？……她不相信这是共产党的搞法，但这又是为什么呢？生活在这个深山丛中的小山村里的香池，怎么也想不出答案。她的性格本来就是温柔、沉静的，深深的苦恼和疑惑使她越发沉默寡言了。

这几年龙泉河年年减产，再加上家里劳动力太弱，不管香池怎样起早摸黑勤扒苦做，每年还是要超支上百块。今年县里来的工作组清查了所有的超支户，限令“反革命家属”香池家在冬月底前将四百八十多元超支款全部还清，否则就要拔锅牵猪，拆屋揭瓦……

香池知道他们说得出也做得出来，一旦真的被拆了房子，一家人往哪里安身呢？这些天，香池看起来还是不言不语，可她的心简直都快要急碎了。

意外地，龙泉镇上的天地嘴给香池提亲来了，他好象知道她们的难处，说男方马上可以拿出三百元作为聘礼。那末，再变卖一些东西就可以勉强还清超支款啦！可是……

“长星！”香池默默地念着这个心爱的名字，心中唤起了无限的柔情。她停下手里的搓洗，惆怅地望着远处朦朦胧胧的笔架山，长星参军就是朝那个方向走去的。分别前夕的相会就象还在眼前：长星把身边一个黄挎包急急地塞到香池手里，说：“从我们俩一块儿上学起，我就背着它。它跟我年代最长，你见过它的次数也最多。放在你这里吧，”长星的

① 二杆子：鄂西地方指那些不正派的人。

声音颤抖了，“你可要……等着我。”香池伸出颤抖的双手，接过自己曾经缀过补钉的挎包，咬着嘴唇深情地点点头，两行泪珠如泉涌一般……

三年来，长星在部队干得挺好，他入了党，当了排长。他们还没把爱情公诸于世，但往返的通信已使他们真挚的情感一天比一天更深厚了。每当香池想到未来的幸福，全身的疲劳和“反属”帽子的重压便不翼而飞。可就在前不久，她却在姑娘们的交谈中无意得知：部队干部是不能和有问题的家庭子女结婚的。据说某地有个军人执意要与一个富农女儿成婚，最后退伍回了家……香池象被闷棒击中一样，头晕目眩了。她暗自流着泪想了又想：“长星是一定懂得这条规定的，可能是不好说出口，……那么自己就应该……呵！应该舍弃幸福，不能害了他。”于是她未做任何说明的给长星写了封“决裂信”。虽然长星以后多次来信问她为什么，她都忍痛没有回信……

香池呆呆地想着，眼前的笔架山似乎越发朦胧了。幸福，离自己是那样遥远……

“香池！衣服！衣服！”有人在高声叫她。

香池一惊，才发觉手里搓洗的蓝布衫不知什么时候已经顺水漂走了。她急忙朝下寻去。远处，一个身架高大的老汉正竭力向河心探着身子，用根小小的竹竿在勾那件布衫。香池三脚两步跑到跟前一看，脸刷地红了。原来老汉正是长星的爹，那“小竹竿”却是他从不离身的二尺五旱烟杆。

长星爹是龙泉河极有威信的长者。这首先是他一生为人刚直，正派，乐于助人的缘故；再则是他培养教育了三个好儿子：长子长林在朝鲜战场上牺牲了，次子长海在公社当书

记，幺儿子长星又是光荣的解放军战士。往年，不管公私上下的大小事情，只要他知道了，总爱管一管。可是他这几年却很少说话了，特别是香池爹死后，他那张山里人特有的轮廓分明、宽大有力的脸庞上常常堆积着可怕的阴云。眼下，他脸上带着少有的温和，把拾起的蓝布衫朝香池递去，说：“天都黑了，快些洗了回去吧！”

香池口里嗫嚅着，深深地点了点头，接过衣服就走。

“香池！”长星爹又唤住她。沉吟了好一阵才缓缓地说道：“真难为你啦，一个姑娘家要养活三、四口人……”

香池感到一股热浪朝心里扑来，鼻子隐隐发酸。只听老人又说：“那事我晓得……”

天啦！说亲的事他们知道了？香池只觉得无地自容。可长星爹说的却是超支款的事，香池这才松了口气。

“……我问过长海的，这都是上面工作组要这样搞，底下干部也没得法。”他声调闷闷地提起烟杆在河边的石板上猛地磕了几磕，又用力说：“你们不消急得，你爹死了还有我们呢，龙泉河的人不是瞎子，黑白早就分得清清楚楚。古话说得有：‘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时辰未到。’”

泪花花不知不觉涌上了香池的眼角。

“真的，你们莫着急。超支款还得起，还得起的。”老人的口气象是在抚慰一个受委屈的孩子。“我家里有东西卖，有鸡，有肥猪，还有一口寿木……”

“伯伯！”香池惊叫着拦住老人的话。山里的老人多半都在生前给自己准备了一口棺材，条件好的还年年上漆，这似乎是一般老人的最大心愿，就是再省吃俭用也要攒钱置办的。可现在却为了自己要卖它？香池心里难受极了，内疚极

了，她急急地又摆手又摇头：“卖不得！卖不得！……”又涨红了脸喃喃地说：“我们自己有……有办法想的。”她怕自己在老人面前哭出声来，一扭身跑了。

长星爹跟着喊了几声，但那奔跑的背影却越来越远。

二

香池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回了家。

厨房里，灶脑壳高头放着一盏没有罩子的小油灯，四壁暗暗的。香池妈正朝小方桌上摆着腌菜、酸萝卜和一海碗白菜。昏暗的灯光下，她枯瘦的脸上显出菜黄色，眉宇间隐藏着抑制不住的哀愁。她身上穿着一件臃肿的，补丁加补丁的黑棉袄，头上还包了一卷厚厚的帕子，那帕子早由本来的白色变得灰黄灰黄的了。听见女儿的脚步声走进来，她伸起腰，忧郁地说：

“香池！来客了。”

“来得早不如来得巧。刚进门侄姑娘就回来了。”随着又尖又细的嗓门，灶门口冒起一个高高的驼背，接着探出一张笑嘻嘻的脸来。那脸上最引人注目的是两片薄薄的、没有血色的嘴唇和满口钉耙般稀疏的黄牙。这就是天地嘴。他本名张来和，是个裁缝。但谁要请他做衣服，今年正月拿去，总要隔年腊月才拿得到。虽是这样，他手头却“活泛”得很。特别是这两年经常把大叠的新票子数得哗哗响，得意地指着自己的嘴皮说：“这辈子吃饭靠的就是这两片嘴巴皮子……”

“哈哈！”听的人抬起来一笑。有人敬了他一句粗鲁话，“吃饭不靠嘴巴靠屁股眼么？”

“你们要先听其详啦！”他责怪道。“我是说有班人吃板是手脚扒来的——靠做功；我呢，是嘴巴皮挣来的——靠说功。”

“做功强还是说功强呢？”

“那你看呢？”他反问一句。“讲做功，香池爹犁田打耙，收粮下种，算个硬角色吧？结果如何？讲说功嘛，不是吹牛皮，我看这几年莫讲挣衣食，就是要天合地转，差神使鬼怕也易得。”

此时，他又对香池咧开了两片薄嘴皮。香池不知怎样搭话，温顺地笑了笑，算招呼过了。

“想好没得？”天地嘴拣香池跟前的椅子坐下，笑眯眯地问。香池还没搭白。他话题一转：“当真是常言说的，亲起哪里疼起哪里。说句老实话，不是念香池远近是我一个侄姑娘，我不得淘神费力跑去跑来说这场亲事。”

“表叔的心我们晓得。”善良的香池妈自从天地嘴第一次登门自称是香池的表叔，便不好意思将表叔二字抹了。

“容我和香池再商量下，这么大的事，一去就是几千里，我……”香池妈眼圈红了。

“哎哟！你真是头发长、见识短罗！姑娘还有不出门的么？说老实话，人家那里平阳大坝，四季吃米，出门坐火车轮船，进门有电灯电话，真是笑都笑不赢的事，你还伤心！啧啧，真是。”天地嘴俨然以自家人口气教训香池妈。

香池迟疑地问：“您说那地方这样好，为什么偏要到我们老山沟沟里来……”

“山沟沟里出凤凰啦！”天地嘴把手径直指到香池脸上。

“那娃儿的大舅来采购山货，一听我摆侄姑娘模样好，脾气

好，手脚又利索，就起心说给他外甥了。话说回来，香池是只凤，人家至少也是条龙呢。”说着，他很快从怀里掏出一团麻黑麻黑的手帕儿包，双手捧到油灯下，取出一张四端已经发毛的照片递给香池。

这是一个二十四、五岁的青年头像，小分头梳得很神气，俊秀的瓜子脸，一双眼睛象样板戏里的“英雄”一样瞪得溜圆。

香池疑惑地说：“你不是说他是社办工厂的工人吗？倒象是唱戏的……。”

“看你这个没见过世面的女娃子哟，尽说些苦话，才说他们那里地方好嘛。你莫拿我们这里的人打比吵。”

香池妈拿过照片仔细看了一回，说：“人倒是好，不晓得心里怎么样？”

“这又有句俗话说的好吵！病中好治人，难中好试人。人家现兑现拿出硬扎扎的三百块给你解脱危难，还不算心好么？哎！说句老实话……”天地嘴突然压低了声音，带着满脸关切凑到香池妈耳边说：“嫂子！香池爹的反革命帽子已经钉死了，你在跟前还想给香池找个好婆家么？谁肯背这口黑锅？你还不如让她远走高飞，将来想办法把你三娘母都转到外面去，免得恹不完的气……”

天地嘴的声音虽小，但仍清晰地传到香池耳里，象针一样刺疼了她的心。一股风呼地吹开了门，灯苗扑扑地窜了两下便熄了。香池默默地站起去关大门。淡淡的月色下，她一眼又瞥见那似乎显得更加神秘，更加遥远的笔架山：“是的，我决不能让他背黑锅，不能让他为我受拖累，眼前就是坑、是崖，也让我一个人跳去吧！”她想着，一股热泪刷地

流了下来。

屋里，香池妈好不容易才在灶脑壳上摸到火柴。她颤抖着双手一连划了上十根也没擦燃。天地嘴等得不耐烦了，站起身说：

“嫂子！我这是最后一次来说啦。小蒋的大舅在城里张起耳朵听回信，你们要快点吞定心丸子。”一边说，一边躬起腰杆朝门前摸索。

香池在门口拦住他，呼吸急促，十分费力地说：“我，我……我去。”

“香池！……”香池妈难过地叫道。

“哈哈！”天地嘴拦住香池妈的话，“如今时兴恋爱自由，香池都再不说二话，嫂子你还说么子呢？”他踮起脚，亲热地在香池肩上拍了拍，“好香池，明天我就给你们送钱来。你收拾一下，过个三、五天就走。”

香池猛一转身，跑进屋去了。

“嘻嘻！还怕丑呢！好好好，我告辞了。”

香池妈跟上来，心慌意乱地问：“怎么？三、五天就走？”

“那是嘛。小蒋要在腊月间成亲，如今已是冬月头了，还有千把里路要时间赶呢。”

“不是还要办手续么？不如过了年再……”

“这你莫操心罗！办手续有我，易得。”

“那……”香池妈一直追到场坝外头。

“还那么子罗？反正是人家的媳妇，迟早还不是一走？”天地嘴两腿拉得飞快，一眨眼便在夜色中隐去了。

香池妈觉得心里有好多小刀子在搅动，疼得她跌跌撞撞

地要倒下去，她咬牙使劲拉住了面前一棵皂角树，才勉强支撑住……

三

一连下了好几天，到现在还飘着细细的飞毛雨。泥泞的小路沿着山梁，顺着沟渠，又爬上垭口……弯弯曲曲的好象没有个尽头。

天地嘴穿了一身崭新的蓝布裤褂，头上捆着昨天才买的黑丝帕子，喜气洋洋地走着。几十里山路，他的裤脚到屁股以至后衣摆上都溅满了黄泥点。他爬过一个小坡。站住脚喘了口气，皱着眉头朝山坡下喊道：“香池！你快些走嘛！”

坡下，香池有气无力地挪动着脚步，听见喊声连头也没抬。临行前，病卧在床的母亲流着眼泪的嘱咐还在心头萦绕，两个弟弟的哭脸还在眼前晃动。她是今早天未亮悄悄离开龙泉河的，她不愿任何人看见她走，尤其是长星爹。可上了路真是一步三回头呵。她又一次停下来回头望去，清清的龙泉河早已被苍茫的群山抛在身后了，眼前只是一片陌生。她下意识地捏紧了身边的黄挎包，里面除了几件换洗衣服，便是长星的所有来信。

“哎哎哎！你为么子又在发痴罗？”天地嘴急得在坡上直跺脚，“小蒋的大舅只怕酒席饭菜都快凉了。喂！未必硬还要我喊人打轿子抬你不成？”

天擦黑了，他们才走进县城。店铺都早已关门，街上冷冷清清的。十字街口，有两个人用石灰水往墙上刷着“批林

批孔批到底”的标语。过路来往的行人都目不斜视，紧走直走，好象生怕沾上什么。天地嘴领着香池来到一条僻静的小巷，他叩着一家黑漆大门，口里叫道：“老表！老表！”

好半天，里面才传来“趑趄趑趄”的脚步声。门吱地一响，一个脸孔白净，眼泡浮肿的中年女人探出了头发蓬松的脑袋。她立刻很熟识地朝天地嘴点了点头，又拿眼睛把香池飞快地扫了一扫，异样地笑道：“稀客稀客！快进来吧。”

里面是一所幽静的老式四合院，肿眼泡女人把他们领进正屋，指了指靠墙的一排矮椅子：“你们先坐，我去喊老廖。”说着扭动着腰肢进里屋去了。

香池手足无措地坐在墙角，两眼直直地对着墙上那张钢琴伴唱《红灯记》的画。其实她什么也没看进去，只觉得心里“咚、咚、咚……”飞快地跳得难受，她真想蹦起来逃出去。

突然响起一阵粗嘎的笑声，一个披着毛领大衣的中年男人大步从里屋走出来。他眼珠满屋一转，死死地落在香池脸上。

天地嘴一见，忙拉拉香池：“这就是小蒋的大舅，香池你还不快喊？”

香池觉得自己的脸在发烧，她垂着眼皮没开腔。天地嘴晓得她虽柔顺却是固执的，忙又打圆场：“山里女子只晓得怕丑，廖奎大哥莫见怪。”

廖奎哈哈一笑，操着一口外地口音说：“不怪不怪，既然成了亲戚，早晚是会亲热的。”说着将手按住香池的肩膀：“饿了吧？”

香池象触了电似的扭开了身子。肿眼泡女人讥讽地朝廖